



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
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
甚衆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
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景
先下辟書引爲左西掾梁元帝於荊州即
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
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爲揚州刺史又補
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
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
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

同前各處用別本存查

第一條

第二三五五條

此字身四水

此頁為第一
頁暖行在第一頁

所下或諫奐曰不宜高抗奐曰吾性命有
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剝掠子女拘逼士庶
甚眾尋遭母憂時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
國張種在寇亂中守法度並以孝聞及是
先下辟書引為左西掾梁元帝於荊州即
僧辯累表請留之帝手敕報曰孔沈二士
朝廷所重如此僧辯為揚州刺史又補
新平每事草創憲章故事無復存者奐
實問無不知儀注體式牋書表翰皆出
除司徒左長史遷給事黃門侍郎齊遣

四方壅隔糧運不繼三軍取給唯在都
武帝尅日決戰乃令與多營麥飯以荷
得數萬裹軍人旦食訖盡棄其餘因而
受禪遷太子中庶子永定三年除晉陵
太守為大郡雖經寇擾猶為全實前
與清白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單
即分贍孤寡郡中號曰神君曲阿富
素乃餉以衣氊一具與曰太守身居
但百姓未周不容獨享溫飽勞卿厚
即位徵為御史中丞與性剛直多所

飾學校督課誦習十年復為右僕射又讓不拜除領軍加
散騎常侍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是歲武帝北伐
季恭求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從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為
尚書令又讓乃拜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辭事東歸帝餞
之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
司讓累年不受薨以為贈子靈符位丹楊尹會稽太守彞
加豫章王子尚撫軍長史靈符家本豐富產業甚廣文於
求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舍帶二
山又有果園九處為有司所糾詔原之而靈符答對不實
坐免彞又復官靈符懋實有堪幹不存華飾每所莅官政

續修理廢帝景和中犯忤近臣爲所讒搆遣使鞭殺之二
子湛之深之於都賜死明帝即位追贈靈符金紫光祿大
夫深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
與妻吳共罵母黃令死黃忿恨自經死已值赦案律子賊
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會赦
免刑補治江陵罵母母以自裁重於傷毆若同殺科則疑
重用傷毆及詈科則疑輕制唯有打母遇赦猶梟首無詈
母致死會赦之科深之議曰夫題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名
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呪詛法所不原詈之致盡則理
無可宥罰有從輕蓋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謂江陵雖

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夫屬
吳原死補治有允正法詔如深之議吳
遵位著作郎靈運子琇之琇之有吏能
兒年十歲偷刈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
曰十歲便能爲盜長大何所不爲縣中
丞又以職事知名後兼左戶尚書廷尉
在任清約罷郡還獻乾薑二千斤齊武
之清乃歎息出監吳興郡尋拜太守政
防備諸蕃致密旨於上佐使便宜從事
晉熙王冠軍長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必



原件短缺

辭不許欲自引決友人陸閑諫之琇之不
子臻至太子舍人尚書三公郎臻子幼孫
主簿無錫令幼孫子奐

奐字休文數歲而孤為叔父虔孫所養好

劉顯以博學稱每深相歎美執其手曰昔

仲宣吾當希彼蔡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

仕梁為尚書儀曹侍郎時左戶郎沈炯為丞

重辟連官臺閣人懷憂懼奐廷議理之竟得

建鄴朝士並被拘繫或薦奐於賊率侯子堅

遇之令掌書記時子堅景之腹心朝士莫不

又達於政體每所奏未嘗不稱善且滯事皆付咨決遷

散騎常侍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重除御史中丞尋為主

兵尚書時文帝不豫處閣事事並令僕射到仲舉共決及

帝疾篤奐與宦帝及到仲舉并吏部尚書袁樞中書舍人

劉師知等入侍醫藥文帝嘗謂奐等曰今三方鼎峙宜須

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隆殷法卿等須遵此意奐乃流涕

獻欬跪而對曰陛下御膳違和痊復非久皇太子春秋鼎

盛聖德日躋廢立之事臣不敢聞帝曰古之遺直復見之

卿乃用奐為太子詹事廢帝即位除散騎常侍國子祭酒

出為南中郎康樂侯長史尋陽太守行江州事宣帝

即位為始興王長史與在職清儉多所規正宣帝嘉之賜米五百斛并累降敕書殷勤勞問大建六年為吏部尚書八年加侍中時有事北邊尅復淮泗封賞叙用紛紜重疊與應接引進門無停宿加以鑒人物詳練百氏凡所甄拔衣冠搢紳莫不悅服性耿介絕諸請託雖儲副之尊公侯之重溺情相及終不為屈始興王叔陵之在湘州累諷有司固求台鉉與曰來章本以德舉未必皇枝因抗言於宣帝帝曰始興邪忽望公且朕兒為公須在鄱陽王後與曰臣之所見亦如聖旨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惣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與與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

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與乃奏曰江惣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藉於惣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居輔導帝曰誰可與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惣為詹事由是忤旨初後主欲官其私寵微諷於與與不從及左僕射陸繕遷職宣帝欲用與代繕已草詔訖後主抑遂不行十四年為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領前軍將軍未行改領弘範官衛尉至德元年卒年七十餘有集十五

卷彈文四卷子紹安紹新紹忠紹忠字孝揚亦有才學位
太子洗馬鄱陽東曹掾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群晉御中丞祖沈
丞相掾父廡光祿大夫琳之強正有志力少好文義解音
律能彈棊妙善草隸桓玄輔政為太尉以為西閣祭酒玄
時議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曰洪範八政以貨次食豈不
以交易之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
通有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
功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木充衣食今分以為貨
則致損甚多又勞煩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

為弊著於自襄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滌穀以要利制薄
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
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
財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困此斷之之弊也魏明帝
時錢廢穀用四十年矣以不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
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為
帛之弊著於巨試也玄又議
夏禹立辟蓋薄既異致也
同書曰世輕世重言隨時
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以
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
動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有
踰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

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啓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
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傷人故孝景
嗣位輕之以緩緩而人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
見美於昔歷代詳論而未獲斷中者也兵荒已後羅法更
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恨
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欲以右趾代
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可以
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逋
逃爲先屢叛不革宜令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亞
原至於餘條宜且依舊玄好人悅而琳之不能順旨且

以不見知累遷尚書左丞楊州

事史所居著績時

衆官獻便宜議者以爲宜脩八卹典刑審官方明黜陟
舉逸拔才務農簡調琳之於朝議之外別建言曰夫璽印
者所以辯章官爵立契符信官首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
侯而傳國之璽歷代通用襲其之印亦世相傳貴在仍舊
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獨用一印至於內外羣官每遷
悉改討尋其義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姓與傳襲不同則
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
王之重若以或有誅夷之臣已其凶穢則漢用秦璽延祚
四百未聞以子嬰戮殺國亡而棄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

疑於傳璽人臣衆僚之卑何嫌於即印載籍未聞其說推
別自乖其準而終年刻鑄喪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其不可
備言非所以因循舊貫易簡也道愚請衆官即用一印無
與改作若新置官又官多印少文或零失然後乃鑄仰
於天府非唯小益又曰凶門江裝不出禮典起自末代積
習生常遂成舊俗爰自天子遺于庶人誠行之有由卒革
必駭然苟無關於情而有恒禮度存之未有所明去之未
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釐革後謬况復兼以游費寔爲人
患者乎凡人士庶俄多出聞里每有此須動十數萬損人
而義無所取至於寒亦則人思自竭雖復室如懸磬

莫不傾產財所謂葬之以禮其若此乎謂宜一罷凶門
之式遷尚書史部即義熙十一年除宋武帝平北征而長
史遷侍中宋臺初建除宋國侍中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
明憲直法無所屈撓奏劾尚書令徐基以之虧違憲典時羨
之領揚州刺史琳之弟璩之爲中從事羨之使璩之解釋
琳之使停寢其事琳之不許曰我觸忤宰相政當罪止一
身汝必不應從坐何須勤勤邪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
武帝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遷祠部尚書不事產業
家尤貧素景平元年卒追贈太常子勳有父風官至揚州
中從事勳子覲

南史列傳十七
覬字思遠少骨鯁有風力以是非爲己任口吃好讀書早
知名歷位中書黃門侍郎初晉安帝時散騎常侍遷望甚
重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閑散用人漸輕孝建二年孝武
欲重其選於是吏部尚書顏竣奏以覬及司徒長史王
景文應舉帝不欲威權在下其後分吏部尚書置二人以
輕其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閑淡改之以
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爲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既而常侍
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大明元年徙太子中庶子領翊
軍校尉歷祕書監廷尉卿爲御史中丞鞭令史爲有
糾原不問六年除心陞太子綬後軍長史江表四史性

酒杖氣每醉輒彌日不醒僚類間多所陵忽尤不能曲意
權幸莫不畏而疾之居常貧罄無有豐約未嘗闕爲府
長史典籤諮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居
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咸曰孔公一月二
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
覘其醉醒性真素不尚矯飾遇得寶玩服用不疑而他物
麤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覬之亦尚儉素衣裘器服皆擇
其陋者宋世清儉稱此二人覬弟道存從弟徽頗營產業
二弟請假東還覬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是綿絹紙席
之屬覬見之僞喜謂曰我比乏得此甚要因命置岸側既

而正色謂曰汝輩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燒盡
乃去先是庾徽之爲御史中丞性豪麗服玩甚華覬代之
衣冠器用莫不麤率蘭臺令史並三吳富人咸有輕之之
意覬蓬首緩帶風貌清嚴皆重跡屏氣莫敢欺犯庾徽之
字景猷潁川陽陵人也後卒於南東海太守覬後爲司徒
左長史道存代覬爲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
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覬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
之覬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辦有路糧卽
至彼未幾那能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
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告之不聽吏乃載米而

去永光元年遷侍中後爲尋陽王右軍長史行會稽郡事
明帝卽位召爲太子詹事遣故佐平西司馬庾業爲右軍
司馬代覬行會稽郡事時上流反叛上遣郁水使者孔璪
入東慰勞璪至說覬以廢帝侈費倉儲耗盡都下罄匱資
用已竭今南北並起遠近離叛若擁五郡之銳招動三吳
事無不尅覬然其言遂發兵馳檄覬子長公璪二子淹玄
並在都馳信密報泰始二年正月並逃叛東歸遣書要吳
郡太守顧琛琛以母年篤老又密邇建鄴與長子寶素謀
議未判少子寶先時爲山陰令馳書報琛以南師已近朝
廷孤弱不時順從必有覆滅之禍覬前鋒軍已立浙江琛

遂據郡同反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庾業既東明帝即以代延熙為義興以延熙為巴陵王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明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巴陵王休若董統東討諸軍時覲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陣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張永至曲阿未久懷明安否退還延陵就休若諸將帥咸勸退破罔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眾小定軍主劉亮又繼至兵力轉集人情不安時齊高帝率軍東討與張永等於晉陵九里曲結營與東軍相持上言積射將軍江方與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

視賊形勢賊帥孫曇瓘程玕宗陳景遠凡有五城互相連帶玕宗城猶未固道隆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玕宗首劉亮果勁便刀楮乃負楮而進直入重柵眾軍因之即皆摧破齊高帝與永等乘勝馳擊之又大破之曇瓘因之敗走孔瓌與曇生焚倉庫奔錢唐會稽聞西軍稍近將士多奔亡覲不能復制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覲憂遽不知所為其夕率千人聲云東討實趨石澗遇潮涸不得去虜叛都盡門生載以小船竄于山崎村村人縛以送晏晏曰此事孔瓌之為無豫卿事可作首辭當相為申上覲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

南史列傳十七
之東閣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顧琛王曇生表標
等並詣吳喜歸罪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於陣斬
十七人餘皆原宥覲之起兵也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
丘陵觀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尅覲弟道存
位黃門吏部郎南海太守晉安王子勛建偽號以為侍中
行雍州事事敗見殺

殷景仁陳郡長平人也曾祖融晉太常祖茂之特進左光
祿大夫父道裕早亡景仁少有大成之量司徒王謐見而
以女妻之為宋武帝太尉行參軍歷任中書侍郎景仁不
為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至於國典朝章舊章

凡知天有當世之志也嘗建議請再官

黜陟武帝甚知之少帝即位補侍中累

其請以為黃門侍郎歷左衛將軍文帝即

俄遷侍中左衛如故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

等侍中以爪方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

三年車駕征謝晦司徒王弘入居中書下省景仁

掌留任晦平代到彥之為中領軍侍中如故文帝

太后早亡上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六年蘇氏卒

往臨哭詔欲遵二漢推恩之典景仁議以為漢氏

討于時承秦之弊儒術蔑如懼非盛明所宜軌躅

一代朝政之所因君舉必書哲王之所慎體至公者
實於無私奉天統者每屈情以申制所以作孚萬國
後昆上從之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
代拜遣中書舍人周赧與載詣府服闋遷尚書僕射
于詹事劉湛代爲領軍湛與景仁素善皆被遇於武帝
以宰相許之湛常居外任會王弘王華王曇首相係亡
仁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既入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
且居前意甚憤憤知文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
心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十二年景仁遷
爲護軍將軍僕射如故尋復加領吏部湛愈怒義康

世言毀景仁於文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密陳相王權重
社稷計上以爲然景仁對親舊嘆曰引之令入便噬人
稱疾請解不見許使停家養病湛議欲遣人若劫盜者
外殺之以爲文帝雖知當不能傷至親之愛上微聞之
景仁於西掖門外晉鄴陽王第以爲護軍府密適宮禁
其不行景仁卧疾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
數朝政大小必以問焉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湛之日景仁便拂拭衣冠寢疾既久左右皆不悟
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之景仁猶稱脚疾小牀
坐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爲揚州刺史僕射

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畢便覺疾甚情理乖
 之寬厚而忽更苛暴問左右曰今年男婚多女嫁多
 八雪景仁乘輿出廳事觀望忽驚曰當閣何得有
 曰我誤耳疾篤文帝謂不利在州使還住僕射下
 元月餘日卒或云見劉湛為崇追贈侍中司空諡
 公八月五年孝武十經景仁墓詔遣致祭子道幹

失道子恒明帝時位侍中度支尚

山所共詔曰道幹生便有病更無橫

不可散騎常侍

元祖九晉太常公以之遺世致稱

自五兵尚書為宋武帝相國左長史元嘉中位特進右光
 祿大夫領始興王師卒官謚曰元子淳少好學有美名歷
 中書黃門侍郎黃門清切直下應留下省以父老特聽還
 家高簡寡言早清尚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
 四部書大目凡四十卷行於世元嘉十一年卒朝廷痛惜
 之子孚有父風嘗與侍中何勗共食孚羨盡勗云益殷
 羨勗司空無忌子也孚徐較筋曰何無忌諱孚位吏部郎
 為順帝撫軍長史子臻字後同幼有名行表粲褚彥回並
 賞異之每造二公之席輒清言異景王儉為丹楊尹引為
 郡丞表昂先拜祕書丞求臻為到省表臻荅曰何不見倩

拜而見倩作表遂不為作歷位太子洗馬淳弟冲字希遠
位御史中丞有司直之稱再遷度支尚書元凶妃即淳女
而冲在東宮為邵所知遇邵殺立以為司隸校尉冲有學
義文辭劭使為尚書符罪狀孝武亦為劭盡力建鄴平賜
死冲弟淡字夷遠亦歷黃門吏部郎太子中庶子大明中
又以文章見知

論曰季恭命偶興王恩深惟舊及位致崇寵而每存謙挹
觀夫持滿之戒足以追蹤古人琇之貞素之風不踐無義
之地易曰王臣蹇蹇其動也直休文行已之度可謂近之
琳之二議深遠變通之道觀持身之節亦曰一時之良而
聽言則悖晚致覆沒痛矣哉景仁遠大之情著於初筮元
嘉之盛卒致宗臣言聽計從於斯為重美矣乎

列傳第十七

南史二十七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八

李

延壽

褚裕之

弟淡之

湛之子

玄孫球

裕之兄子湛之

彦回弟澄

從父弟焯

焯子灋

灋子蒙

蒙子

褚裕之字叔度河南陽翟人晉太傅衷之曾孫也祖歆祕
 書監父爽金紫光祿大夫長兄秀之字長倩歷大司馬琅
 邪王從事中郎黃門侍郎宋武帝鎮西長史秀之妹晉恭
 帝后也秀之雖晉氏姻戚而盡心於武帝遷侍中出補大
 司馬右司馬晉恭帝即位為祠部尚書宋受命徙太常元
 嘉初卒於官秀之弟淡之字仲原亦歷顯官為宋武帝車

騎從事中郎尚書吏部郎廷尉卿左衛將軍宋受命為侍
中淡之兄弟並盡忠事武帝恭帝每生男輒令方便殺焉
或誘賂內人或密加毒害前後如此非一及恭帝遜位居
秣陵宮常懼見禍與褚后共止一室慮有酖毒自煮食於
前武帝將殺之不欲遣人入內令淡之兄弟視后褚后出
別室相見兵人乃踰垣而入進藥於恭帝帝不肯飲曰佛
教自殺者不得復人身乃以被掩之後會稽郡缺朝議欲
用蔡廓武帝曰彼自是蔡家佳兒何關人事可用褚佛佛
淡之小字也乃用淡之為會稽太守景平二年富陽孫氏
聚合鬪宗謀逆其支黨在永興縣潛相影響者永興令羊恂

覺其謀以告淡之淡以之不信乃以誣人之罪收縣職局於
是孫法先自號冠軍大將軍與孫道慶等攻沒縣邑更相
樹置遙以鄧令司馬文宣為征西大將軍建旗鳴鼓直攻
山陰淡之自假陵江將軍以山陰令陸邵領司馬加振武
將軍前負外散騎常侍王茂之為長史前國子博士孔欣
前負外散騎常侍謝朌之並參軍事召行參軍七十餘人
前鎮西諮議參軍孔審子左光祿大夫孔季恭子山士並
在艱中皆起為將軍遣隊王陳願郡議曹掾虞道納二軍
過浦陽江願等戰敗賊遂推鋒而前去城二十餘里淡之
遣陸邵水軍禦之而身率所領出次近郊邵與行參軍漏

恭欺合力大敗賊於柯亭淡之尋卒謚曰質子裕之名與
武帝同故行字焉初爲太宰琅邪王行參軍武帝車騎參
軍司徒左西屬中軍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征
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武帝
板行廣州刺史加督建威將軍領平越中即將在任四年
廣營資材豐積坐免官禁錮終身還至都凡諸親舊
及一畝之款無不厚加贈遺尋除太尉諮議參軍相國右
司馬武帝受命爲右衛將軍武帝以其名家而能竭盡心
力甚嘉之封番禺縣男尋加散騎常侍末初四年出爲雍
州刺史領寧蠻校尉在任三年以清簡致稱景平二年卒

子恬之嗣恬之弟寂之著一佐即早卒寂之子曖尚宋文

帝第六女琅邪真長公主太子舍人亦尚宋公主續子球字仲寶少孤貧篤志好學太宰參軍亦早卒曖子續位

有才思宋建平王景素元徽中誅滅唯一女存故吏何

昌寓王思遠聞球清立以此女妻之仕齊爲溧陽令在縣

清白資公奉而已仕梁歷都官尚書通直散騎常侍祕書

監領著作司徒右長史常侍著作如故自魏孫禮晉荀組

以後台佐加貂始自球也後爲散騎常侍七祿大夫加給事中

湛之字休玄秀之子也尚宋武帝第七女始安哀公主拜

駙馬都尉著作佐郎哀公主薨復尚武帝第五女吳郡宣

公主諸尚主者並因世胄不必皆有才能湛之謹實有意
幹故爲文帝所知歷顯位爲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侍
中左衛將軍左尚書丹楊丑元凶殺逆以爲吏部尚書
復出爲丹楊丑統石頭戍事孝武入伐劬自攻新亭壘使
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彥回澄登輕舟南奔彥
回始生一男爲劬所殺孝武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孝建
元年爲中書令丹楊丑後拜尚書左僕射以南奔賜爵都
鄉侯大明四年卒謚敬侯子彥回

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
時父湛之爲丹楊丑使其子弟並著芒屨於齋前習行或

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也彥回時年十餘甚有慙色湛之
有一牛至所愛無故墮聽事前并湛之率左右躬自營救
之郡中喧擾彥回下簾不視也又有門生盜其衣彥回遇
見謂曰可密藏之勿使人見此門生慙而去不敢復還後
貴竟歸罪待之如初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拜駙馬都
尉除著作佐郎累遷祕書丞湛之卒彥回悉推財與弟澄
唯取書數千卷湛之有兩厨寶物在彥回所生郭氏問嫡
母吳縣士求之郭欲不與彥回曰但令彥回在何患無物
猶不許彥回流滯固請乃從之襲爵都鄉侯歷位尚書吏
部郎景和中山陰公主淫恣窺見彥回悅之以白帝帝召

彥回西上閣宿十日公主夜就之備見逼迫彥回整身而立從夕至曉不為移志公主謂曰君鬚髯如戟何無丈夫意彥回曰回雖不敏何敢首為亂階宋明帝即位累遷吏部尚書有人求官察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閑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彥回曰鄉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彥回敏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帝之在蕃與彥回以風素相善至是深相委仗陳事皆見從改封雩都伯歷侍中領尚書右衛將軍彥回美儀貌美容止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明帝嘗嘆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

便得宰相矣時人以方何平叔嘗聚袁粲舍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彥回援琴奏別鶴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或謝莊並在粲坐撫節而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時僖人常珙竒與薛安都為逆降叛牀一後又求降明帝加以重位彥回謂全其首領於事已弘不足大加寵異帝不從珙竒尋又叛彥回後為吳郡太守帝寢疾危殆馳使召之欲託後事及至召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襪指牀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內實此函不得復開彥回亦悲不自勝黃羅襪乳母服也帝雖小聞猶懷身後慮建安王休仁人才令美物

情宗向帝與彥回謀誅之彥回以為不可帝怒曰卿癡不足與議事彥回懼而奉旨復為吏部尚書衛尉卿尚書右僕射以母老疾晨昏須養辭衛尉不許明帝崩遺詔以為中書令護軍將軍與尚書令袁粲交頤命輔幼主粲等雖同見託而意在彥回彥回同心理事務弘儉約百姓賴之既而王道隆阮佃夫用事姦賂公行彥回不能禁也遭所生喪毀頓不復可識暮年不置櫛唯泣淚處乃見其本質焉詔斷哭禁弔客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反彥回與衛將軍袁粲入衛宮省鎮集眾彥回初為丹陽與從弟焯同載道逢齊高帝彥回奉手

揖高帝車謂焯曰此非常人也出為吳興高帝餉物別彥回又語人曰此人不貌非常將來不可測也及顧命之際引高帝豫焉高帝既平桂陽遷中領軍南兖州高帝固讓與彥回及衛軍袁粲書陳情彥回粲答書不從高帝乃受命其年加彥回尚書令侍中給班劍二十人固讓令三年進爵為侯服闋改授中書監侍中護軍如故給鼓吹一部時淮北屬江南無復鰓魚或有間閔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人有餉彥回鰓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豈不知堪高錢聊爾受之雖復儉乏寧可賣

餉取錢也悉與親游噉之少日便盡明年嫡母吳郡公主薨毀瘠骨立葬畢詔攝職固辭又以暮祭禮及表解職並不許蒼梧暴虐稍甚齊高帝與彥回及袁粲言世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妨改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彥回默然歸心高帝及廢蒼梧羣公集議袁粲劉彥節既不受任彥回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高帝高帝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改號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如故申仗五十人入殿及袁粲懷貳曰褚公眼睛多白所謂白虹貫日亡宋者終此人也他日粲謂彥回曰國家所倚唯公與劉丹陽及粲耳願各自

勉無使竹帛所笑彥回曰願以一心寄公之腹則可矣然竟不能貞固及高帝輔政王儉議加黃鉞任遐曰此大事應報褚公帝曰褚脫不與卿將何計遐曰彥回保妻子愛性命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果無違異及沈攸之事起高帝召彥回謀議彥回曰西夏豐難事必無成公當先備其內耳高帝密為其備事平進中書監司空齊臺建彥回白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求為齊官高帝謙而不許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彥回讓司徒乃與僕射王儉書欲依蔡謨事例儉以非所宜言勸彥回受命終不就尋加尚書令二年重申前命

爲司徒又固讓魏軍動高帝欲發王公以下無官者從軍
彥回諫以爲無益實用空致擾動上乃止三年七月帝親
嘗耐盛暑欲夜出彥回與左僕射王儉諫以爲自漢宣帝
以來不夜入廟所以誠非常人君之重所宜克慎從之時
朝廷機事彥回多與議謀每見從納禮遇甚重上大宴集
酒後謂朝臣曰卿等並宋時公卿亦當不言我應得天子
王儉等未及荅彥回斂板曰陛下不得言臣不早識龍顏
上笑曰吾有愧文叔知公爲朱祐久矣彥回善彈琵琶齊
武帝在東宮宴集賜以金鏤柄銀柱琵琶性和雅有器度
不妄舉動宅中失火煙爛甚逼左右驚擾彥回神色怡然

索輿徐去然世頗以名節譏之于時百姓語曰可憐石頭
城寧爲表燦死不作彥回生高帝崩遺詔以爲錄尚書事
江左以來無單拜錄者有司疑立優策尚書令王儉議以
爲見居本官別拜錄應有策書而舊事不載中朝以來三
公王侯則優策並設官品第二策而不優優者褒美策者
兼明委寄尚書職居天官政化之本故尚書令品雖第三
拜必有策錄尚書品秩不見而摠任彌重前代多與本官
同拜故不別有策即事緣情不容均之凡位上有策書用
申隆寄既異王侯不從優文從之尋增彥回班劄爲三十
人五日一朝頃之寢疾彥回少時嘗篤病夢人以上著一

具與之遂差其一至是年四十八矣歲初便寢疾而太白
熒惑相係犯上將彥回慮不起表遜位武帝不許乃改授
司空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事如故薨年四十八家無餘
財負責數十萬詔給東園祕器時司空掾屬以彥回未拜
疑應爲吏敬以不王儉議依禮婦在塗聞夫家喪改服而
入今掾屬雖未服勤而吏節稟於天朝宜申禮敬司徒府
史又以彥回既解職而未恭後授府應上服以不儉又議
依中朝士孫德祖從樂陵遷爲陳留未入境樂陵郡吏依
見君之禮陳留迎吏依娶女有吉日齋衰弔司徒府宜依
居官制服又詔贈太宰侍中錄尚書公如故增班劍爲六

十人葬送禮悉依宋太保王弘故事謚曰文簡先是庶姓
三公轎車未有定格王儉議官品第一皆加幢絡自彥回
始也又詔彥回妻宋故巴西主埏塹塹啓宜增南康郡公
夫人

長子賁字蔚先少耿介父背表祭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
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位侍中彥回薨服闋見武帝賁
流涕不自勝上甚嘉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戶尚書
常謝病在外上以此望之遂諷令辭爵讓與弟綦仍居墓
下及王儉薨乃騎水牛出弔以繫門外柱入哭盡哀而退家
人不知也會疾篤其子霽載以歸疾小間知非故歔大怒不

肯復飲食內外閤悉釘塞之不與人相聞數日裁餘氣息
謝澹聞其弊往候之排閤不可開以杵槌破進見責曰事
之不可得者身也身之不可全者名也名與身俱滅者君
也豈不全之哉責曰吾少無人間心豈身名之可慕但願
啓手歸全必在舊隴兒輩不才未達余趣移尸徙殯矣吾
素以更以此爲恨耳永明七年卒

秦字茂緒位義興太守八年改封巴東郡侯明年表讓封
還竟子霽詔許之建武末秦位太子詹事度支尚書領前
軍將軍永元元年卒太常諡穆子藁子向字景政年數歲
父母相繼亡沒如若成人親表異之及長淹雅有器量位

長兼侍中向風儀端麗眉目如畫每公庭就列爲衆所瞻
望焉仕梁卒於北中郎廬陵王長史子翔

翔字世舉起家祕書郎累遷宣城王主簿中大通五年梁
武帝宴羣臣樂游苑別詔翔與王訓爲二十韻詩限三刻
成翔於坐立奏帝異焉即日補宣城王文學俄遷友時宣
城友文學加正王二等翔超爲之時論美焉出爲義興太
守在政繁已省繁苛去游費百姓安之郡西亭有古樹積
年枯死翔至郡忽更生枝葉咸以爲善政所感以秩滿吏
人詣闕請之敕許焉尋徵爲吏部郎去郡百姓無老少追
送出境涕泣拜辭翔居小選公清不爲請屬易意號爲平

允遷侍中太清二年守吏部尚書丁母憂以毀卒翔少有
孝行爲侍中時母病篤請沙門祈福中夜忽見戶外有異
光又聞空中彈指及旦疾遂愈咸以爲精誠所致云

澄字彥道彥回弟也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納側室郭氏
生彥回後尚兵郡主生澄彥回事主孝謹主愛之湛之亡
主表彥回爲嫡澄尚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歷
官清顯善醫術建元中爲兵郡太守百姓李道念以公事
到郡澄見謂曰汝有重疾答曰舊有冷疾至今五年衆醫
不差澄爲診脈謂曰汝病非冷非熱當是食白齋雞子過
多所致令取蘇一升煮服之始一服乃吐出一物如升涎

裏之動開看是雞雛羽翅爪距且足能行走澄曰此未盡
更服所餘藥又吐得如向者雞十三頭而病都差當時稱
妙豫章王感病高帝召澄爲療立愈尋遷左戶尚書彥回
薨澄以錢一萬一千就招提寺贖高帝所賜彥回白貂坐
褥壞作裘及襖又贖彥回介幘屣導及彥回常所乘黃牛
永明元年御史中丞袁彖所奏免官禁錮見原遷侍中
領右軍將軍以勤謹見知澄女爲東昏皇后永元元年卒
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炤字彥宣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都陽太守炤少有高節
王儉嘗稱才堪保傳爲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爲國子博

上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焯焯問曰
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紱在齊大司馬門焯正色曰不
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
客滿坐焯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被猖至此門戶不幸
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
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 性好戲以輶車給之焯
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為
免焯弟炫

炫字彥緒少清簡為從舅主景文所知從元彥回謂人曰

從 彥勝獨立乃十倍於我為正負郎從宋明帝射雉帝

至日中無所得甚猜羞召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羣遂空行
可笑坐者莫答炫獨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霧尚凝故斯暈
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猶豫羣情便可載驩帝意解乃
於雉場置酒遷中書侍郎司徒右長史昇明初炫以清尚
與彭城劉侯陳郡謝朓濟陽江敷入殿侍文義號為四友
齊臺建為侍中領步兵校尉以家貧建元初出補東陽太
守前後三為侍中與從兄彥回操行不同故彥回之世不
至大官永明元年為吏部尚書炫居身清立非弔問不雜
交游論者以為美及在選部門庭蕭索賓客罕至出行左
右常捧一黃紙帽箱風吹紙剝殆盡罷江夏郡還得錢十

七萬於石頭并分與親族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為質表自
陳解改授散騎常侍領安成王師國學建以本官領博士
未拜卒無以殯歲時年四十一贈太常諡貞子子灑

灑字士洋仕梁 由阿今歷晉安王中錄事正員郎烏程

令兄游士棄職 為太尉屬延陵令中書侍郎太子率更

令御史中丞湘東王府諮議參軍卒灑之為縣令清慎可

紀好學解音律重賓客雅為湘東王所親愛灑子蒙位太

子舍人蒙子玠

玠字溫理九歲而孤為叔父驃騎從事中郎隨所養早有

令譽先 多以才器許之及長美風儀善占對博學能屬

文訓義與實不尚淫靡陳天嘉中兼通 散騎常侍聘齊

還遷中書侍郎大建中山陰縣多豪猾後令皆以賦污

免宣帝謂中書舍人蔡景歷曰稽陰大邑久無良宰卿文

士之內試思其人景歷進玠帝曰甚善卿言與朕意同乃

除山陰令縣人張次的王休達等與諸猾吏賄賂通姦全

丁大戶類多隱沒玠鎖次的等具狀啓臺宣帝手敕慰勞

并遣使助玠搜括所出軍人八百餘戶時舍人曹義達為

宣帝所寵縣人陳信家富諂事義達信父顯文恃勢橫暴

玠乃遣使執顯文鞭之一百於是吏人股慄信後因義達

諸玠竟坐免官玠在任歲餘守祿俸而已去官之日不堪

自致因留縣境種蔬菜以自給或以玠非百里才玠曰吾
委輸課最不後列城除殘去暴姦吏局跡若謂其不能自
潤脂膏則如來命以為不達從政吾未服也時人以為信
然皇太子知玠無還裝手書賜東米二百斛於是還都後
累遷御史中丞玠剛毅有膽決善騎射嘗從司空侯安都
於徐州出獵遇猛獸玠射之載發皆中口入腹俄而獸斃
及為御史中丞甚有直繩之稱卒於官皇太子親製誌銘
以表惟舊至德二年贈祕書監所製章奏雜文二百餘篇
皆切事理由是見重於世子亮位尚書殿中侍郎
論曰褚氏自江左人焉不墜彥回以此世資時譽早集

及於逢迎與運誘以沸騰既以人望見推亦以人望而責
也矧貞勁之性炫虛公勝之風求之古人亦何以加此玠公
平諒直文武兼資奇謂世業無墮者矣

列傳第十八

南史二十八

列傳第十九

南文二十九

李

延壽

蔡廓

子興宗

孫約

曾孫疑

蔡廓字子度濟陽考城人晉司徒謨之曾孫也祖系撫軍長史父繼司徒左西屬廓博涉羣書言行以禮起家著作佐郎後為宋武帝太尉參軍中書黃門郎以方便閑素為武帝所知載遷太尉從事中郎未拜遭母憂性至孝三年不櫛沐殆不勝喪宋臺建為侍中建議以為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勸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鞠之訴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

下_班議從之世子左衛率謝靈運輒殺大御史中丞王
准之坐不糾免官武帝以廓剛直補御史中丞多所糾奏
百寮震肅時中書令傅亮任寄隆重學冠當時朝廷儀典
皆取定於亮亮每事諮廓然後行亮意若有不同廓終不
為屈遷司徒左長史出為豫章太守徵為吏部尚書廓因北
地傅隆問亮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亮以
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
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
署紙尾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
部尚書連名故廓言署紙尾也羨之亦以廓正直不欲使
居權要徙為祠部尚書文帝入奉大統尚書令傅亮率百
官奉迎廓亦俱行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將進路詣別廓
謂曰營陽在是宜厚加供奉一日不幸卿諸人有殺主之
口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少帝乃馳信
止之信至已不及羨之大怒口與人共計云何裁轉皆便
賣惡於人及文帝即位謝晦將之荊州與廓別屏人問曰
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
不可但殺人二昆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
以古推今免為難也廓年位並輕而時流所推重每至
時歲皆束帶詣所奉兄執如父家事大小皆諮而後行公

祿賞賜一皆入軌有。須悉就典者請焉從武帝在彭城妻郝氏書求夏服窮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與無容別寄時軌為給事中元嘉二年廓卒武帝以云羊徽蔡廓可平世三公少子興宗

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游故以興宗為之名以興宗為之字年十歲喪父哀毀有異凡童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以與兄軌軌罷長沙郡還送錢五十萬以裨宅直興宗年十一白母曰一家由來豐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此院而從焉軌深有愧色謂其子淡

代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尋又喪母少好學以業

回妻 一見稱為中書侍郎中書令建平王宏侍中王僧綽

並與之厚善元凶殺立僧綽被誅凶威方盛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哀孝武踐祚累遷尚書吏部侍郎時尚書何偃疾患上謂興宗曰卿詳練清濁今以選事相付便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後拜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孝武新年拜陵興宗負重陪乘及還上欲因以射雉興宗正色曰今致虔園陵情敬兼重從禽猶有餘日請待他辰上大怒遣令下車由是失旨竟陵王誕據廣陵為逆事平孝武輿駕出宣陽門敕左右文武叫稱萬歲興宗時陪輦帝

顧曰卿獨不叫興宗從容正色荅曰陛下今日政應涕泣行誅豈得軍中皆稱萬歲帝不悅興宗奉旨慰勞廣陵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內同誅興宗至躬自收殯致喪還豫章舊墓上聞謂曰卿何敢故爾觸網興宗抗言荅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既犯嚴制政當甘於斧鉞耳帝有慙色又廬江內史周朗以正言得罪鑣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贍送興宗時在直請急詣別上知尤怒坐屬疾多日白衣領職後為廷尉卿有解士先者言申坦昔與水相義宣同謀時坦已死子人繫廷尉興宗議曰若坦昔為戎首身今尚

猶應蒙宥令

繫廷尉興

係天屬理相為隱況人亡事遠追相誣訐以禮律義有合闕見從出為東陽太守後為左戶尚書轉掌吏部時上方盛淫宴虐侮羣臣自江夏王義恭以下咸加穢辱唯興宗以方直見憚不被侵媠尚書僕射顏師伯謂儀曹郎王耽之曰蔡尚書常免眩戲去人實遠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每至官賂帛在勝日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荷矣大明末前廢帝即位於宗告事江夏王義恭應須策文義恭曰建立儲副本何今日復安用此興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承初之末榮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尚書可檢視也不從時義

恭錄尚書受遺輔政阿衡幼主而引身避事政歸近習越
騎校尉戴法興中書舍人巢尚之專制朝權威行近遠興
宗職管九流銓衡所寄每至上朝輒與令錄以下陳欲登
賢進上之意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素性恆撓阿順
法興恒慮失旨每聞興宗言輒戰懼無計先是大明世奢
侈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發詔悉皆削
除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
八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
先帝雖非盛德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今殞
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

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能用
興宗每奏選事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存者興宗
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選舉密事
多被刪改非復公筆迹不知是何天子意王景文謝莊等
遷授失序興宗又欲改爲美一時薛安都爲散騎常侍征
虜將軍太子率殷恒爲中庶子興宗先選安都爲左衛將
軍常侍如故殷恒爲黃門領校太宰嫌安都爲多欲單爲
左衛興宗曰率衛相去幾何之間且已失征虜非乃超越
復奪常侍則頗爲降貶若謂安都晚過微人本宜裁抑今
名器不輕宜有選序謹依選體非私安都義恭曰若官官

宜加越授者殷恒便應侍中那得為黃門而已興宗又曰
中庶侍中相去實遠且亡文都作率十年殷恒中庶百日今
又領校不為少也使選令史顏輝之薛慶先等往復論執
義恭然後署案既而中旨以安都為右衛加給事中由是
大忤義恭及法興等出監宗為吳郡太守固辭又轉南東
海太守又不拜苦求益州義恭於是大怒上表言興宗之
失詔付外詳議義恭因生以尚書令柳元景奏興宗及尚書
袁愨孫私相許與自相_混也署亂羣害政混穢大猷於是除
興宗永昌太守郡屬交州朝廷喧然莫不嗟駭先是興宗
納何后寺尼智妃為妾恣_克以美迎車已去而師伯密遣

人誘之潛往載取興宗迎人不得及興宗被徙論者並言
由師伯師伯甚病法興等既不欲以徙大_長為名師伯
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頃之法興見殺尚之被繫義恭
師伯並誅復起興宗為臨海王子頓前軍長史南郡太守
行荆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興宗外甥袁顛為雍州刺
史固勸興宗行曰朝廷形勢人情所見在內大臣朝夕難
保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頓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
陵咫尺水陸通便若一朝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
制凶狂禍難不測同年而語乎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與主
上甚疎未容有患宮省內外既人不自保比者會應有變

若內難得弭外豐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士庶危懼衣冠咸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重祿吏部尚書太尉沈慶之深慮危禍閉門不通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詣興宗屬事興宗謂羨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之請謁耳身非有求何爲見拒羨復命慶之使要興宗興宗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今所忌憚唯在於公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惶惶人懷危怖指擣之日誰不景從如其不斷且暮禍及僕昔佐貴府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思其計慶之曰僕比日前慮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正當委天子

命耳加老罷私門兵力頓闕雖有其意事亦無從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復要富貴期功賞各欲救死朝夕耳殿內將帥正聽外間消息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况公威風先著統戍累朝諸舊部曲布在宮省誰敢不從僕在尚書中自當唱率百寮案前事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又朝廷諸所行造人間皆言公悉豫之今若沈疑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惡之禍也且車駕屢幸貴第酣醉彌留又聞斥屏左右獨入閣內此萬世一時機不可失僕荷眷深重故吐去梯之言公宜詳其禍福慶之曰此事大非僕所能行事至政當抱忠以沒耳頃之慶之果以

見忌致禍時領軍將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訛言玄謨當建大事或言已見誅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與宗故郡人也為玄謨所信使至興宗間興宗謂曰領軍比日殊當憂懼法榮曰頃者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恒言收已

在門不保俄頃興宗因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又使法榮報曰此亦未易可行其當不泄君語右衛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信專統禁兵乘輿當夜幸著作佐郎江斲宅興宗乘馬車從道隆從車後過興宗謂曰劉公比日思一閑道隆深達此音搯興宗手曰蔡公勿言時帝每因朝宴捶毆群臣自驃騎大將軍建安王休仁以下侍中袁愨孫等咸

見陵曳唯興宗得免頃之明帝定大事玄謨責所親故吏郭季產女壻韋希長等曰當艱難時周旋輩無一言相和發者季產曰蔡尚書令包法榮所道非不會機但大事難行耳季產言亦何益玄謨有慙色當明帝起事之夜廢帝橫屍太醫閣口興宗謂尚書左僕射王景文曰此雖凶悖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者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時諸方並舉兵反朝廷所保丹陽淮南數郡其間諸縣或已應賊東兵已至來世宮省危懼上集群臣以謀成敗興宗曰宜鎮之以靜以至信待人比者逆徒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上從之遷尚

書右僕射尋領衛尉明帝謂興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
濟不興宗曰今米甚豐賤而人情更安以此筭之清蕩可
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
慮耳尚書褚彥回以手板築興宗興宗言之不已上曰如
卿言褚圻平函送表顛首敕從登南掖門樓以觀之興宗
潸然流涕上不悅事平封興宗始昌縣伯回讓而許之封
樂安縣伯國秩吏力終以不受時殷琰據壽陽為逆遣輔
國將軍劉劬攻圍之四方既平琰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
詔譬琰興宗曰天下既平是琰思順之日陛下宜賜手詔
數行今直使中書為詔彼必疑非真不從琰得詔謂劉劬

不敢降久乃歸順先是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

反後

使歸欵泰始二年冬遣鎮軍將軍張永率軍迎之

興宗曰安都遣使歸順此誠不虛今不過須單使一人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時張永已行不見信安都聞大軍過淮果引魏軍永戰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初永敗問至上在乾明殿先召司徒建安王休仁又召興宗謂休仁曰吾慙蔡僕射以敗書示興宗曰我愧卿三年出為郢州刺史初吳興丘珍孫論常侵興宗珍孫子景先人才甚美興宗與之周旋及景先為鄱陽郡會稽安王子勳為逆轉在竟陵為

善所殺母老女幼流離夏口興宗至郢州親自臨哭致
喪柩家累皆得東還遷會稽太守領兵甲佐加都督會
稽多諸豪右不遵王憲幸臣近習參半宮省封略山湖妨
人害政興宗皆以法繩之又以王公妃主多立邸舍子息
濫墾膏腴無窮啓罷省之并陳原諸逋負解遣雜役並見
從三吳舊有鄉射禮元嘉羊玄保為吳郡行之久不復
興宗行之禮儀甚整明帝崩興宗尚書令袁粲右僕
射回中領軍劉劭鎮軍將軍沈攸之同被顧命以興
宗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荊州刺史加班劍二
儀

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
元嘉初中
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
中書舍人
一為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
判耳殺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無旨就席及
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
至是興宗復爾道隆等以興宗強正不欲使擁兵上流
以為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興宗
行已恭恪光祿大夫北地傅隆與父廓善興宗常脩父友
之敬又太原孫敬玉嘗通與宗侍兒被禽反接興宗命與
杖敬玉了無忤容興宗奇其言對命釋縛以伎能高其

筆札因以待兒賜之爲立室序位至尚書右丞其過惡揚
善若此敬王子廉仕梁以清能位至御史中丞與宗家行
尤謹奉歸宗姑事寡嫂養孤兄子有聞於世太子左率王
錫妻范聰明婦人也有才學書讓錫弟僧達曰昔謝太傅
奉寡嫂王夫人如慈母今蔡興宗亦有恭和之稱其爲世
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表顓始生子豕而
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顓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
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一與
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帝荅曰卿
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

之憂邪舊意旣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顓又禍敗
豕亦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娶居名
門高曹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
豕泰豫元年卒年五十八遺命薄葬奉還封爵追贈後授
子順固辭不受又奉表疏十餘上詔特申其請以旌克讓
之風初興宗爲郢州府參軍彭城顏敬以式卜曰亥年當
作公官有大字者不可受也及有開府之授而太歲在亥
果憂於光祿大夫云文集傳於世子順字景玄方雅有父
風位太尉從事中郎昇明末卒弟約

約字景撫少尚宋孝武女安吉公主拜駙馬都尉仕齊累

遷太子中庶子領屯騎校尉永明八年八月合朔約既武
冠解劍於省眠至下鼓不起為有司所責贖論出為宜都
王冠軍長史淮南太守行府州事武帝謂曰今用卿為近
蕃上位想副我所期約曰南豫密邇京師不化自理臣亦
何人燭火不息時諸王行事多藉裁割約居右任主佐之
間穆如也遷司徒左長史齊明帝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
屐到席約躡屐不改帝謂江柘曰蔡氏是禮度之門故自
可悅柘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約好飲酒夷淡不與
世雜永元二年卒於太子詹事年四十四贈太常第搏
搏字景節少方雅退默與第四兄寅俱知名仕齊位給事

黃門侍郎丁母憂廬于墓側齋水多難服闋因居墓所除
太子中庶子太尉長史並不就梁臺建為侍中遷臨海太
守公事左遷太子中庶子復為侍中吳興太守初搏在臨
海百姓楊元孫以婢采蘭貼與同里黃權約生子酬乳哺
直權死後元孫就權妻吳贖婢母子五人吳背約不還元
孫詐搏判還本主吳能為平出入搏內以金釧賂搏妾遂
改判與吳元孫搗登聞鼓訟之為有司劾時搏已去郡雖
不坐而常以為耻口不言錢及在吳興不飲郡井齋前自
種白菟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 川加信武將軍時帝將為
昭明太子納妃意在謝氏表昂曰當今貞素簡勝唯有蔡

搏乃遣吏部尚書徐勉詣之停車二通不報勉笑曰當須我召也遂投刺乃入天監九年宣城郡吏吳承伯挾袂道聚衆攻宣城殺太守朱僧勇轉寇吳興吏人並請避之搏堅守不動命衆出戰摧破斬承伯餘黨悉平累遷吏部尚書在選弘簡有名稱又爲侍中領祕書監武帝嘗謂曰卿門舊尚有堪者多少搏曰臣門客沈約范岫各已被升擢此外無人約時爲太子少傅岫爲右衛將軍搏風骨梗正氣調英疑當朝無所屈讓嘗奏用琅邪王筠爲殿中郎武帝嫌不取參掌通署乃推白牒於香橙地下曰卿殊不了事搏正色俯身拾牒起曰臣謂舉爾所知許允已有前

事既是所知而用無煩參軍署名臣搏少而仕宦未嘗有不了事之目因捧牒直出便命駕而去仍欲抗表自解帝尋悔取事爲畫帝嘗設大臣對搏在坐帝頻呼姓名搏竟不荅食麩如故帝覺其負氣乃改喚蔡尚書搏始放筋執笏曰爾帝曰卿向何聾今何聰對曰臣預爲右戚且職在納言陛下不應以名垂喚帝有慙色性甚疑厲善自居適女爲昭明太子妃自詹事以下咸來造謁往往稱疾相聞聞遣之及其引進但暄寒而已此外無復餘言後爲中書令卒於吳郡太守謚曰康子司空表昂嘗謂諸賓曰自蔡侯卒不復更見此人其爲名輩所知如此子彥深宣城內

史彥深弟彥高給事黃門侍郎彥高子凝

凝字子居美容止及長博涉經傳有文詞尤工草隸陳太
建元年累遷太子中舍人以名公子選尚信義公主拜駙
馬都尉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
書解字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尋授吏部侍郎凝年位未
高而才地為時所重常端坐西齋自非素貴名流罕所交
接趣時者多譏焉宣帝嘗謂凝曰我欲用義興主壻錢肅
為黃門侍郎卿意如何凝正色曰帝鄉舊戚恩由聖旨則
無所復問若格以僉議黃散之職故須人門兼美帝默然
而止肅聞而不平義興公主日譖之尋免官遷交趾頃之

追還後主嗣位為給事黃門侍郎後主嘗置酒歡甚將移
宴弘範宮眾人咸從唯凝與袁憲不行後主曰何為凝曰
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眾人失色後主曰卿
醉矣令引出他日後主謂吏部尚書蔡徵曰蔡凝負地矜
才無所用也尋遷信威晉熙王府長史鬱鬱不得志乃喟
然歎曰天道有廢興夫子云樂天知命斯理庶幾可達因
著小室賦以見志陳亡入隋道病卒年四十七子君知頗
知名

論曰蔡廓體業弘正風格峻舉與宗出內所踐不墮家聲
位在具臣而情懷伊霍仁者有勇驗在斯乎然自廓及凝

南史列傳十九
年移四代高風素氣無乏於時其所以取貴不徒然矣至
於矜倨之失蓋其風俗所通格以正道故亦名教之深尤
也

列傳第十九

南史二十九

